

春秋本義

七之八

漢書門類			
二〇六三	一三九	一	五八五
號	函	冊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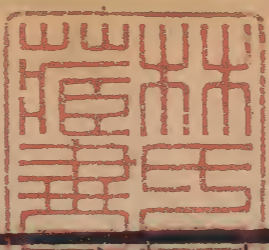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二〇六三	一三九	一	五八五
號	函	冊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3
冊數	395 (371)
函號	369



春秋本義卷第七

淺草文庫



莊公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上酌切

不書伐而書敗某師書法與隱十年公敗宋師于

菅同後不復解杜氏曰長勺魯地左氏曰齊師伐

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

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

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

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

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

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

春秋本義卷七

通志堂

三百七十三
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劇曰未可齊人三鼓劇
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劇曰未可下視其轍
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
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
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
望其旗靡故逐之未詳信否存耕趙氏曰小白報
乾時之役也魯師敗矣子糾殺矣亦可以已乎愚
謂魯亦有以召之其幸而勝不足論也義又見隱
二年鄭伐衛

二月公侵宋

侵者侵其疆界也康侯胡氏曰詩曰侵自阮疆書
曰侵于之疆是也高氏曰公既敗齊師又乘勝加
兵於宋非義之甚也愚謂諸侯無王命而聲臯致
討臯也況無王命以侵人之國殘民黷武不容誅
矣義與隱二年鄭伐衛同○穀梁曰深其怨於齊
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貫道王氏曰所以啓次
郎之師也春秋書侵五十八

三月宋人遷宿

遷國者奪其地利形勢而徙其國都於他所或又
以為附庸也不言遷於某地者葉氏曰以遷人為
臯義不在地也宿見隱元年孫氏曰宿微國天子
封之宋人遷之其惡可知也義又見元年齊遷紀

邾郚郚此則遷國甚矣○康侯胡氏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為宋人之所遷也懷土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違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或恐沉於眾不肯率從而況迫於橫逆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藿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咨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惡自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杜氏曰乘丘魯地張氏曰興仁府乘氏縣愚案齊宋之師次于郎而獨敗宋師于乘丘豈宋師先進于乘丘邪左氏曰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常山劉氏曰二國揚兵駐師而不名所伐欲闚利乘便快攻取之意魯又不能推忠信奉文告以止齊宋之師而覆敗其軍次者不以義勝者不以道交譏之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獻可杜氏曰公不能復讎而反納子糾以啓齊之寇又侵宋以眾其敵致二國同次于郎公雖敗宋不足為美

秋九月荆貶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杜氏曰荆楚本號後改為楚莘蔡地張氏曰成王初封熊繹於丹陽江陵之枝江縣也自荆子熊通

侵伐漢東諸侯其國始大僭號稱王今其子熊貲
 始敗蔡浸猾夏矣左氏曰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
 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
 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
 而伐之楚子從之未詳信否張氏曰於此見王政
 不行夷狄憑陵中國君舉陳氏曰春秋書之見夷
 夏之大變也後倣此高氏曰諸侯死社稷正也逃
 之臯也虜賤甚矣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愚
 案隱公會戎盟戎致凡伯見伐戎禍稍息而狄伐
 中國荆楚伐蔡皆由王法大壞諸侯自相侵伐中
 國勢分夷夏莫辨故荆楚猾夏而近者首被其禍
 不可復制春秋之末漸主夏盟楚衰而吳繼之吳
 衰而越繼之蠻夷之盛至於越而春秋終矣王綱
 盡矣故君子常防患於未然而春秋比書其本末
 為履霜之戒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譚徒南切公羊作十一月

杜氏曰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張氏曰在濟南
 府歷城縣滅者夷其社稷覆宗絕祀也公羊曰何
 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愚謂不名闕文也
 存耕趙氏曰譚雖小國先王所封王封之惟王滅
 之亦必當其臯也小白亦諸侯也可滅之乎胡氏
 曰言奔莒不死社稷也○陳氏曰書滅始於此春

秋之際滅國三十六五伯為之也微桓公則滅國之禍不接跡於天下薛氏曰五伯桓公為盛威陵諸侯以圖伯功首滅天子之建侯以肆威耳儒者之不道也宜哉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子斯切

杜氏曰鄆魯地愚謂齊遷紀鄆邑當為紀地豈偶同名邪左氏曰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敗諸鄆存耕趙氏曰宋報復之師也屢役不勝可以已矣莊公以兵始禍屢勝鄰國能無悔乎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胡氏曰二年之中三敗齊宋之

師以深其怨

秋宋大水

康侯胡氏曰凡外災告則書東萊呂氏曰其顯然為眾所知者亦不待告也義見桓元年○康侯胡氏曰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東萊呂氏曰春秋之世災異多矣聖人不能盡書取其一二甚者以為後世戒

冬王姬歸于齊

劉氏曰我主之也孫氏曰羣公受命主王姬者多矣唯元年與此年書者惡公忘父之讎再與齊接婚也○邦衡胡氏曰婚姻之道不正其始則終必

亂齊再娶王姬婚姻不正莫甚焉非惟惡公忘讎而主婚亦以志小白篡立王不能正反薦女以結之也存耕趙氏曰二姬皆莊王女一為姑一為婦非倫也未詳是否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叔姬即隱七年歸于紀者也孫氏曰伯姬之媵也鄆紀季以入齊之邑也啖氏曰稱紀言紀之婦也宋氏曰國滅夫死託身讎國書歸不當歸也○獻可杜氏曰紀侯去國則叔姬歸父母之國可也愚謂國君死社稷其兄弟臣妾可知也紀國既亡叔姬死之可也而歸依於叛兄之叔失節甚矣孫氏曰歸于鄆者歸于季也歸者嫁辭以伯姬之媵而歸于季非其所歸亂也未詳是否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捷公羊作接

張氏曰萬南宮長萬多力之士捷閔公名也左氏曰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欲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公羊曰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日然後歸之反為大夫於宋與

通志堂

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撥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孫氏曰及其大夫仇牧甚之也劉氏曰仇牧之智則未仇牧之忠則盡矣疾其疾而忘其力憂其憂而忘其生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愚謂弒君之賊惡極臯大矣然宋濬逆王命納衛朔逼遷宿國次師取敗狎近宋萬皆足以殺其身者也義又見桓二年宋督事○莘老孫氏曰春秋死難之臣三人而已孔子書之無異文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事君而至於殺身君子不為也事君之日久則君必信我而言必用也道不行言不信猶在其位苟祿也苟祿而事君固位而見殺孔子又何取乎三人者之謂善乃孔子為不能死者設耳非孔子之所謂善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孫氏曰弒君之賊當急討之萬八月弒濬公十月出奔宋之臣子緩不討賊若此常山劉氏曰弒君叛國凡民罔不慙況均諸侯哉書所奔之國則受之之臯亦自見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齊侯穀梁

作齊人

杜氏曰北杏齊地莘老孫氏曰齊侯稱爵而諸侯皆稱人者齊桓將伯諸侯未甚尊之但遣其臣往爾然齊方求諸侯亦不卑之而與之會也黃氏曰衣裳之會十有一北杏實為之首自周東遷諸侯紛紛若鬪獸今而後知尊周室矣故孔子曰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胡氏曰桓公徒有尊周之名無尊周之實觀其貪土地之廣恃甲兵之衆強制諸侯約之以會要之以盟臨之以兵其有不循者小則侵之伐之甚則執之滅之其實

假尊周之名以自封殖耳孫氏曰案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若五伯者皆非命伯故孟子曰三王之臯人也愚案伯者之功過如此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孫氏曰二十七年王使召伯賜齊侯命僖二十八年内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此亂世之事非盛王意也康侯胡氏曰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愚謂齊桓晉文盟會侵伐若有異於其他諸侯合黨報復貪利黷武之為然其相去蓋一閒耳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既非命伯又不請命於天子其所令於諸

侯者不過假大義以濟私欲三王之道其名似存其實已去春秋一切書之為後世鑒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丘竊取之者也蓋自孟子而下知其意者惟董子焉故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或者乃謂聖人與之而無譏往往為說較伯業之大小而不及聖人之所指則誤矣故愚於桓文之會盟侵伐一切書之曰義見某年某事明其與其他諸侯之不甚相遠也若其事之近義者則各著其說於本文之下蓋孟子所謂彼善於此邵子所謂功過不相揜者在讀者詳焉

夏六月齊人滅遂

穀梁曰遂微國也存耕趙氏曰舜之後也杜氏曰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高氏曰北杏之會諸侯尚有未服者桓公於是滅遂以示威義見十年齊滅譚而此又為十七年齊人殲于遂起文也○王氏曰桓公圖伯未為諸侯所附當崇禮義以懷來之而乃伐魯滅譚今又滅遂皆強力以報私憾張氏曰於此見其已亡惻隱之心故凡其合於仁者孟子皆以為假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古何切

杜氏曰此柯濟北東阿齊之阿邑張氏曰東平府

東阿縣左氏曰始及齊平也張氏曰莊公自齊桓入國屢與之戰雖一再勝而齊方修軍政以圖伯魯有見伐之虞至此始及齊平齊桓亦知魯未可取故不復以用於譚遂者待魯亦足以見桓公屈意和魯皆伯術也愚案伯者之盟諸侯始此但此則離盟耳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康侯胡氏曰稱人者將卑師少也劉氏曰伐宋之時魯本不與謀後聞乃遣大夫往耳左氏曰宋人背北杏之會春諸侯伐宋取成於宋而還程子曰齊自管仲為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與大眾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息養天下厚矣至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強致也是以功卑而易成邦衡胡氏曰齊桓非天王命而專伐亦春秋之所惡也孟子曰天子討而不伐五伯摟諸侯以伐諸侯三王之臯人也義又見隱元年鄭伐衛○康侯胡氏曰齊蓋以節制用兵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或以為貶齊稱人誤矣

秋七月荆入蔡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高氏曰十年荆敗蔡師執其君今又入其國夷狄輕中國如此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音緜一音真

孫氏曰經以單伯為文者凡盟會公或大夫皆以魯主其會為文春秋魯史故也存耕趙氏曰齊序宋上推齊伯也杜氏曰鄆衛地東郡鄆城也張氏曰濮州鄆城縣左氏曰宋服故也義見隱九年會于防○胡氏曰夫禮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以會大夫以大夫而出位以伉諸侯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陳入春秋居衛下今先衛者杜氏曰陳侯介於齊楚之間為三恪之客齊桓因而進之未詳是否左氏曰春復會焉齊始伯也義見隱九年會于防○孫氏曰桓公帥諸侯尊周室其實帥諸侯以尊己假尊王之名以令諸侯約之以會要之以盟臨之以威制之以力也莘老孫氏曰齊桓欲成伯業故為鄆之會以帥諸侯然春秋書之與無事而會盟者等爾蓋春秋之意以謂齊桓公功則可取而道猶未也春秋王道之極致故桓文之功其辭無褒夏夫人姜氏如齊

莘老孫氏曰姜氏但歸寧耳然經書之與齊襄之事等者蓋婦人以夫家為歸一適其夫則終身不返父母沒雖兄弟不往所以預為之嫌而防逆亂之將萌也齊桓雖無齊襄之事蓋非禮之跡同也姜氏之惡不可勝誅矣然為齊桓者不能無臯張氏曰文姜播惡於齊襄之時桓公欲圖伯業則絕之於齊義也以欲求魯之故而不監覆車之轍豈非未聞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之法乎此孔門所以不道伯者也○許氏曰鄆之會魯尚未從齊侯以為未能比近無以示遠務在求好於魯是以於此受文姜而不逆以昭親親而齊魯之交卒合然禮防一弛則夫人復啓越境之恣而遂有如莒之事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鄆

五兮切公羊作兒

范氏曰宋主兵故序齊上也愚謂諸侯親伐則伯主序宋上今大夫主兵則宋仍序齊上耳左氏曰諸侯為宋伐鄆未詳信否鄆見五年義見隱二年

鄭伐衛

鄭人侵宋

左氏曰諸侯伐鄆鄭人閒之而侵宋張氏曰閒諸侯伐鄆而侵宋不誠於服齊而背二鄆之會鄭之反覆於齊楚之閒蓋始於此義又見十年公侵宋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宋序齊上與伐鄭同左氏曰諸侯伐鄭宋故也愚謂鄭有臯矣齊桓此伐有名矣惜乎齊桓非受命之伯以王道正之猶有臯也所謂彼善於此者皆此類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荆伐鄭

義見十年荆敗蔡師○莘老孫氏曰前年荆嘗入蔡於是又伐鄭焉所以見夷狄之強中國之衰也戴氏曰楚將憑陵中國蔡當其衝首罹其害自鄭從幽之盟楚不敢窺鄭者十有餘年齊桓之力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左氏穀梁無公字陳岳氏曰闕文也左氏無曹伯二字

杜氏曰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或曰今滑州也幽宋地高氏曰許男先於滑伯滕子者是時伯主意升降或諸國自以強弱相上下聖人因書之以見先王之制不復列於當時也劉氏曰同盟者殷同之盟也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同盟之禮見於覲禮為壇祀方明方伯臨之古者六歲而會十二歲而盟桓非受命之伯假同盟之禮率

諸侯以尊天子蓋自是始伯也張氏曰古者方嶽有同盟以示其考禮修德以尊天子之意桓公至此以諸侯既授以事而伯業定因舉是禮約束諸侯尊周以掩其無王命之事與伐楚而舉召康公之命相似自此欲制諸侯而脅從之者皆稱同盟其無王命假古誼以制與國一也而善惡則各繫於其事焉穀梁稱桓公未嘗有歃血之盟而孟子於葵丘之會亦曰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夫子所謂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此蓋其衣裳大會之始也揚雄以習亂為春秋不得已而與齊晉蓋得春秋之旨矣君舉陳氏曰王者不作舉天下而

聽命於一邦古未之有也存耕趙氏曰桓公無王命而稱伯儼然於列國之上諸侯不知有王也後倣此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葉氏曰有盟有同盟者周官曰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又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二者非諸侯見王之節王合諸侯而見之者也朝覲宗遇以禮見王而已若有征伐以討不庭則命方伯連帥而諸侯從焉此之謂時會故曰發四方之禁王十二歲一巡狩諸侯會於方嶽之下而受命王不巡狩則合諸侯受命於王國此之謂殷同故曰施天下之政小白圖伯諸侯之從者日衆故假殷同之禮而行

焉故此年同盟于幽至二十七年而再同盟歷十有二年用天子殷見之禮也

邾子克卒

莘老孫氏曰克者儀父之嗣君至是始稱子者嘗從齊桓會盟侵伐故進之為子也陸氏曰克儀父名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故曰子皆無所考竊謂邾本子爵隱元年稱邾儀父者大夫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公羊作瞻

不言何臯執之者義不在臯而在於執也後倣此胡氏曰前年同盟于幽今春執之安用盟邾衡胡氏曰況無王命而專執乎愚謂又為鄭詹逃來起文也○康侯胡氏曰惡齊之辭也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張氏曰諸侯不服則修德以來之而執其大夫則小國之從齊者皆出於力不瞻而非有心悅誠服之意可見矣

夏齊人殲于遂

殲子廉切公羊作戡

殲者滅之盡也左氏曰齊人滅遂而戍之夏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啖氏曰不言遂人殲之言齊人自取其滅也○張氏曰案十三年滅遂置戍今乃見殲於亡國之遺民蓋絕滅社稷以及其君慮其民之思舊主而



以兵力強制之不知彼心不服吾力稍怠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蓋王者之道貴於興滅繼絕而齊人滅遂不止於殺一不辜而已以至於自殲其衆也康侯胡氏曰春秋書此見齊人滅遂恃強陵弱非伐臯弔民之師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為強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以省身而自立矣莘老孫氏曰春秋之義凡自取之者以自取為義齊人為遂所殺非遂人之臯齊自取之爾梁亡非人亡之梁自亡爾鄭棄其師非他國敗之鄭自棄爾殲于遂臯齊之深而憫遂之滅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陸氏曰凡言逃者皆謂義當留而竊去者也康侯胡氏曰逃匹夫之事也詹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不知命也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逋逃虧信義矣○邦衡胡氏曰齊桓無王而專執雖曰非義詹為大臣不能守死以紓國患而遁逃苟免非惟身之羞國之羞也劉氏曰譏逃也以為義死制云乎以為不義死道云乎君子不曰幸而免詹自以為有臯邪雖死之可矣自以為無臯邪尚何逃之有詹恐其無臯見殺因逃而苟免不足為大夫冬多麋

張氏曰麋鹿之大者魯所常有多則為異山陰陸氏曰陰盛所感惡氣之應也公羊曰記異也○莘老孫氏曰春秋以有為災則書有有或是也以無為異則書無無冰是也至於麋者常有之物不可為異惟其多則書之康侯胡氏曰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存耕趙氏曰不書日與朔舊史失之也義見隱三年○莘老孫氏曰春秋日食有書日書朔者有書日而不書朔者有日與朔皆不書者書日書朔日食正朔舊史之詳備孔子因之以傳信也日而不朔者食不在朔或在晦或在二日也日朔皆不書者舊史所無孔子闕之以傳疑也春秋之間日食不書朔與日者惟二而已亦足以知舊史所闕者少也愚謂或經成而後闕之亦不可知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

杜氏曰戎來侵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莘老孫氏曰禦戎之道來則拒之去則勿追啖氏曰去社稷遠追戎也

秋有或影逼切或作蟻

康侯胡氏曰或魯所無也故以有書陸璣曰或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

影見水中投人影則射故曰射影或謂含沙射人
皮肌其瘡如疥公羊曰記異也左氏曰為災也山
陰陸氏曰蠱陰物也麋亦陰物也陽淑消而陰慝
長此惡氣之應。張氏曰是時文姜為亂其遺毒
餘患至於哀姜卒成篡弑之禍物類之感天之示
人顯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杜氏曰公子結魯大夫劉氏曰媵者送女也陳人
者陳大夫公羊曰大夫無遂事莘老孫氏曰陳人
娶姬姓之女魯使其臣公子結媵之結行至鄆遂
盟齊侯宋公是時齊桓方伯而宋又強國公子結
不終媵事而欲交歡伯主終之齊宋皆怒陳亦棄
好是年之冬三國皆來伐我西鄙由公子結之遂
事召之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啖氏曰凡媵常
事不書為公子結遂事起本也東萊呂氏曰凡書
大夫遂者四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仲孫蔑會晉
荀罃遂城虎牢季孫宿救台遂入鄆與此公子結
媵婦遂及齊宋盟也
夫人姜氏如莒

杜氏曰非父母之國而往書姦莘老孫氏曰婦人無專行之禮故雖父母之國惟父母在得歸寧父母沒雖兄弟不往況他國乎惡自見矣。張氏曰文姜比年如莒春秋詳書蓋與詩之變風相應當時一反關雎麟趾之化而中國之俗於是大亂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杜氏曰鄙邊邑常山劉氏曰諸侯來侵伐不至國都皆書某鄙高氏曰公之事齊後於諸侯又受鄭詹而公子結又以私事取怒焉故齊連陳宋來討之愚謂齊人樓諸侯以伐諸侯固有臯也然魯之君臣亦有以召之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存耕趙氏曰春秋書魯之被兵遠不及國則言鄙此類是也近國則書其地郎乘丘是也至言伐我則寇深矣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義見十九年○康侯胡氏曰十五年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

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況如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如莒又再如莒此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也

夏齊大災

災見桓十四年此書大則災之甚也人事不理則責見於天春秋書之使後世懼天威也懼天威則謹人事矣惡可曰適然而已乎○莘老孫氏曰春秋之時皇極之道汨沒不敘而天下災異不可勝紀故春秋但取其著者書之惟宋齊陳鄭三數大國而已蓋舉近可以明遠記大可以知小也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

穀梁作我

張氏曰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許氏曰戎自春秋之初即見荆乃後起故攘中國之患宜莫先戎真氏曰案大災之餘不知恐懼修省而遽勤兵以伐戎愚謂戎為中國患天子方伯不能治而齊桓伐之中國以寧此其功也然桓非受命之伯不告於王而專伐之此其辜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夾漈鄭氏曰厲公也立四年奔而昭公忽入立立二年遇弒而子亶立立一年齊人殺之而子儀立立十四年傅瑕殺之而納厲公厲公復入七年卒而文公捷立未詳信否張氏曰突鄭莊公之孽子莊公既卒即奪忽之位而篡之中閒雖為祭仲所逐旋入于櫟卒取鄭國故論者以為始終能君夫篡弒竊國之人而春秋終始君之且復記其卒於位豈真與之哉所以著小人肆志亂臣賊子得以終於其位王法不行而世之所由亂也義又見隱三年宋公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張氏曰文姜之行惡矣而卒以國君之母寵榮終身一用小君之禮此魯之禍所以未艾必至於莊公之終兩君弒哀姜慶父誅而後魯亂始息也○黃氏曰文姜之惡極矣春秋終始以夫人之禮書之然則孰謂春秋奪人之爵或至貶及天王哉亦實書其事而善惡自見耳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杜氏曰八月而葬緩慢也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春秋本義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八

莊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公羊作省

趙氏曰肆放也眚過也孫氏曰肆大眚臯惡無不赦之辭也康侯胡氏曰舜典曰眚災肆赦易曰君子以赦過宥臯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孤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臯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惠姦宄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可以小

惠其為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胡氏曰眚災肆赦天子之制也臯無大小俱赦諸侯不得行莊公肆大眚亂法易常愚謂肆大眚天子猶不可況諸侯乎○莘老孫氏曰莊公一切放縱姦惡有意於文姜之葬也莊公以文姜嘗得罪於魯而播於齊大惡無道魯人切齒之深者莊公欲備禮葬之乃先赦國中以悅人心然後舉葬故正月肆大眚而癸丑葬文姜愚案此意或有之比事可見然未可以此為本義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公羊曰文姜莊公之母也愚謂姜氏弒逆淫亂得臯宗廟國人所當誅也而得成禮而葬魯之典禮廢矣其不從夫謚與七月而葬乃其細事不暇論也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禦左氏作御

孫氏曰公子世子母弟也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此譏專殺也是故二百四十二年無天王殺大夫而書諸侯殺大夫者四十七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於天子諸侯不得專也大夫有臯則請於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大夫猶不得專殺況世子母弟乎無王甚矣義又見後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康侯胡氏曰陳亂無政衆人擅殺之也莘老孫氏曰御寇以公子之貴而見殺於國人御寇有臯矣陳之君使公子而見殺焉亦未免乎有臯也愚案後二說從人字上取義未詳是否

夏五月

孫氏曰春秋未有以夏五月首時者此言五月蓋五月之下文有脫事爾高氏曰非五月之下脫簡則是誤以四月為五月爾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偃盟于防

及之者內之微者也高偃齊大夫也木訥趙氏曰謀婚也父讎不報母喪未除而求婚於齊非孝也

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冬公如齊納幣

孫氏曰案桓六年子同生公十四年即位二十四年如齊逆女三十有七歲矣不得以時而婚故母喪未終如齊納幣圖婚之速也莘老孫氏曰婚禮有六惟親迎則諸侯自迎於境其他五禮皆使大夫莊公父弒於齊有不同戴天之讎文姜之死在去年七月至是之冬莊公猶在三年之喪也納幣大夫之事也而公親焉忘君父之讎娶讎人之子又在三年之喪而行大夫之職書公如齊納幣所以見公無恩於母不孝於父無廉恥而納幣一舉

事而大惡者三也邦衡胡氏曰諸侯非朝王述職而擅越境以納幣無王甚矣不止其喪婚娶讎也二十有二年春公至自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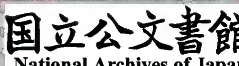
存耕趙氏曰莊公踰年而後反居喪告朔之禮俱廢焉張氏曰莊公忘父讎而娶其女冒母喪而往納幣以此告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此與他日書至不可同日語也比事屬辭示人之意顯矣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祭叔來聘

朴鄉呂氏曰祭采地叔字也劉氏曰曷為邑而字天子之下大夫也存耕趙氏曰祭有祭公祭伯祭叔意者叔其弟也猶蔡季許叔之類伯其爵也公其官也未詳是否戴氏曰親來聘魯祭叔之私交也非有王命故不稱使大意同隱元年祭伯來此則聘耳

夏公如齊觀社

朱子曰社者土神左氏曰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愚謂諸侯非王事不出境且諸侯各有其社舍所事而



觀他國之社已非禮矣況齊為讎國又有新婚之嫌於此見莊公之棄國政無君父壞禮法忘廉恥縱遊觀臯具見矣○張氏曰社者古人祀地之名古制惟社事單出里惟為社田國人畢作東遷而後王制漸變祀事不存古意浸為美觀襄公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其廢祀典而夸愚俗兆於今矣外傳曹劌曰齊棄大公之法觀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命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愚案左氏魯語載曹劌一時之言不同而俱有義故附見焉獨觀民於社一語未詳是否

公至自齊

莊公非王事出境舍父讎忘廉恥事遊觀其何以告廟乎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荆人來聘

陸氏曰凡夷狄來聘稱人君臣同辭啖氏曰言荆來聘則似舉州皆來故加人字無他義高氏曰是時楚頹方弑其君而自立中國不能治而反敢來聘凡受聘必於宗廟之中敬之重之也彼夷狄僭逆之人來聘中國中國當以禮義外之詩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後世子孫乃受其

聘於宗廟之中此中國衰微無禮義之甚也獻可
 杜氏曰書云夷來王周禮象胥掌其國使亦謂
 其來王也謂夷也亟病中國來聘魯而錄之者
 懲其非來王來貢以夷狄而行中國之禮魯亦不
 當受其聘也○張氏曰楚自四五年來先加兵於
 蔡鄭而以聘至魯已用遠交近攻之術聖人於此
 書其來聘中庸曰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此三
 代柔遠人之道也然於此時以魯而受楚之聘非
 有德以懷來之彼以禮幣至亦當審所以待之之
 術如班彪述漢宣戒邊吏之言以為待遇得其情
 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觀春秋書
 荆人來聘亦可見矣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穀見七年杜氏曰蕭附庸國張氏曰徐州蕭縣朴
 鄉呂氏曰叔字也公羊曰其言朝公何於外也高
 氏曰婚嫁猶未定故往見齊侯于穀此見公不恤
 國家之事唯婚姻之務公在穀遇齊侯已無人君
 相見之禮蕭叔又從而朝之失其所矣遇又見隱
 四年遇于清朝又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康侯
 胡氏曰為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
 夫宗婦覲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于齊之
 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委之



於野矣故野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秋丹桓宮楹

杜氏曰桓宮桓公廟也楹柱也存耕趙氏曰丹楹施丹牖也左氏曰丹桓宮之楹二十四年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穀梁曰禮天子諸侯黜聖大夫倉士黜丹楹非禮也高氏曰莊公不能為桓復讎而反娶其女以奉祭祀故丹楹刻桷以示孝甚矣莊公之行詐也夫宗廟之飾國有彝典而妄肆奢麗加於禰宮亂王制瀆先君不恭莫大焉聖人直書其事具文見意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杜氏曰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孫氏曰謀逆姜氏也公二年之中納幣觀社及齊侯遇于穀今又盟于扈甚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葉氏曰小白已伯矣公復為離盟則非諸侯之政也以圖婚於我而固其好焉爾前高偃為防之盟而後公如齊納幣今齊侯為扈之盟而後公如齊逆女康侯胡氏曰程子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為要結姻好也

四百六
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
非禮矣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
國不可久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為節
也鰥者老而無妻之稱舜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
堯已曰有鰥在下矣妻帝之二女則不告於父母
以為告則不得娶而廢人之大倫堯亦不告而妻
焉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也今莊公生於桓公之
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適之正諸侯之貴
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
其急娶夫人奉祭祀為宗廟之主而不以大義裁
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於策為後戒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杜氏曰刻鏤也桷椽也穀梁曰禮天子一桷斲之
礪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礪之大夫斲之士
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
非正而加之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康侯胡氏曰
自常情觀之丹楹刻桷疑若小失而春秋詳書於
策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夸
示仇人之女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春秋謹禮
於微正後世人主心術者也故詳書於策為後鑒
也○葉氏曰商人戒彤曰典祀無豐于昵昵近
也夫祀且不可豐而況宗廟之飾乎

三百九十
葬曹莊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

莘老孫氏曰其父見弑於齊而子婚讎女是無恩於父而盡禮於仇讎也公既親迎於齊當與夫人偕至夫人未至而莊公先還告至於廟春秋志其告廟之實且臯其先夫人而至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張氏曰諸侯無越境逆女之禮然則莊公無父之讎猶不可以親至齊廷也況躬君弑於齊而舍宗廟之守往受其女於廟乎昔晉王裒讀蓼莪之詩而哀痛終其身莊公思妃偶之合兩

年之間三至齊廷而念不及於其父春秋所以詳書而誅其心也愚案親迎之禮見隱二年紀履緌逆女此又見莊公三十七年而始娶其書公至自齊又為姜氏入起也君舉陳氏曰春秋之書夫人未有詳於此者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夫人哀姜也不曰至自齊而曰入者以莊公先至夫人後入故不復言至自齊也孫氏曰公親迎於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非所以奉先公而紹後嗣也不亂何待○康侯胡氏曰

昏義以正始為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弑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越禮踰時娶仇人之女薦舍於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弑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臯為後戒也愚案先書公至自齊後書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則公不俟夫人夫人不從公昭然可見春秋屬辭比事類多如此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胡氏曰大夫宗婦者同宗大夫之婦非謂大夫與宗婦也覲者見夫人也左氏曰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戴氏曰莊公至是年三十七歲矣求婚於齊如恐失之親如齊納幣再歲而後逆親如齊逆女既歸而後入又使大夫之妻執幣以覲違越禮制以為媚悅無所不至甚矣莊公之庸繆也向也桓公娶於齊致文姜之淫亂桓公不免其身今也莊公娶於齊致哀姜之逆亂魯又幾亡其國春秋備書於冊辭煩而不殺為萬世永戒也

大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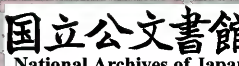
義見桓元年○戴氏曰莊公即位三十年書大水者三於羣公為最甚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羈公羊作羈

存耕趙氏曰此徐州之戎也趙氏曰羈非嫡也康侯胡氏曰赤者曹之庶子愚案踰年之君稱爵今羈不稱爵未詳蓋戎侵曹曹羈懼而出奔故赤歸而自立耳春秋書此見夷狄猾夏而諸侯不能自存庶孽自立而不復請命於天子也然與鄭突之事有閒矣○王氏曰宋執祭仲立突而逐忽故先書突而後言忽明鄭有君突篡之也今後言赤而先書羈明曹無君赤乃國人所逆耳愚案逆與不逆未可知今以經文觀之王氏先後之說庶矣

郭公

杜氏曰經闕誤也莘老孫氏曰郭公之事三傳皆無義說公穀為曹赤理又不通案管子載郭亡之事以謂齊桓過郭問父老郭何以亡父老曰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何至亡父老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郭之所以亡也莊二十四年齊桓已伯而管夷吾用事但見郭父老而問之不知在何時爾然則郭之事跡亦嘗見於傳記也春秋書梁亡言梁之自亡也管子載郭亡之跡蓋亦曰郭自亡爾公與亡字相近疑經書郭公



為郭亡也然疑誤之事聖人闕之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杜氏曰女氏叔字穀梁曰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劉氏曰名也前說近是左氏曰始結陳好也義見七年齊來聘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存耕趙氏曰朔拒王命而君衛竟以衛君卒春秋從而紀焉以著王命不勝黨惡也○莘也孫氏曰不書葬者魯不往會爾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鼓用牲于社者鼓于社又用牲于社也文十五年左氏曰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葉氏曰天災有幣無牲諸侯而鼓于社僭也用牲于社非禮也○康侯胡氏曰案禮諸侯旅見於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荅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荅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

四百廿一
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張氏曰
日食陰盛陽微之徵事關天下固不止爲一魯而
諸侯亦有臣民則因天變以自省如洪範五事敬
謹於視聽言動思之閒一失其正則咎必應之古
人應天以實而不以文故高宗彤日洪範之言乃
古人之所先務至如胤征與周禮鼓人大僕所載
乃禮文之末耳一時遭變禮文固不可廢然正其
本而後末可理也今莊公於充陽之本蓋藐然矣
鼓何益乎又用牲而欲以物求免書此以見本末
之皆失也胡氏曰日食三十六書鼓用牲者三餘
不言鼓得常也

伯姬歸于杞

存耕趙氏曰伯姬公姊妹也杜預以爲公女誤矣
凡公女伯姬叔姬則加以子字如子叔姬之類公
姊妹則但稱伯叔如兄弟之辭是年始嫁過時矣
愚謂又爲二十七年公會伯姬與伯姬來起文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杜氏曰門國門也左氏曰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
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邦衡胡
氏曰未聞大水而用牲者況伐鼓于門乎書者非
惟惡爲國之非禮惡其不務修政事以消患弭災
而爲是區區淫巫瞽史之見也○張氏曰案比年

大水陰盛陽微之變極矣莊公若思先王正厥事之意謹内外之防嚴夫婦之別使陰沴無浸長之漸則後日之禍猶可及止也鼓以充陽之事與後世減膳避寢之禮皆既其文而未必有正厥事之誠意實政也况徒以牲牲飲食求免乎書日食大水用牲等事以見莊公非惟不恐懼修省以正其本而禮文之末亦錯矣此魯之所以亂也

冬公子友如陳

公子友莊公之母弟即季子也杜氏曰諸魯出聘皆書如報女叔之聘也存耕趙氏曰大夫出聘自友始春秋書之以著交政之漸且以著三桓之所自始也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莘老孫氏曰大夫之聘必書之於春秋者可以見其往來之國皆於其黨而其行多非禮也有以私行者有以強大行者皆非周制聘問之常故謹錄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公羊無春字脫也

戎為中國患諸侯伐之是也故伯禽征徐戎而孔子錄之于書然必請命于天子方伯然後行事今莊公擅興師則無王矣况隱桓之際與戎會盟致有伐凡伯追戎濟西之事不能防微杜漸使戎狄暴橫則勞民動衆角力非類春秋書之所以警後世君人者不可不謹其始也義又見二十年齊伐

戎

夏公至自伐戎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曹殺其大夫

孫氏曰不書名氏者脫之愚謂義在專殺大夫而不繫乎名氏雖無名氏義亦著也康侯胡氏曰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其有臯則請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於王朝有臯無臯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五伯三王之臯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

大夫故春秋明書於策備天子之禁也後倣此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左氏古本無公字公羊穀梁有公字張氏曰案齊宋皆卑者內亦當然左氏為正

宋序齊上者宋本公爵齊桓未伯每序齊上既伯乃序齊下今齊宋之大夫伐徐故仍序齊上耳未必宋主兵也徐張氏曰嬴姓國近齊魯泗洲臨淮縣是也義見此年代戎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徒乃切

杜氏曰洮魯地薛氏曰洮溝在濟州張氏曰濟南府是也愚案禮女子已嫁父母在一歲一歸寧父

母沒使大夫歸寧所以別嫌也伯姬無父母則無可歸之理矣而莊公非王事棄國政會伯姬于洮非禮也陸氏曰參譏之公及杞侯伯姬俱失正矣○莘老孫氏曰伯姬前年歸杞會公于洮三傳皆無淫惡之跡春秋書之與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文同而無異者蓋婦人無專行之道傅母不至不下堂伯姬無事而會公于洮安知其不為惡傳無其事而經書之文同者犯禮之迹無異也戴氏曰夫人會諸侯古無是事也文姜數會齊侯不以為異杞伯姬踵而行之莊公亦安而受之先儒謂伯姬為莊公女非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存耕趙氏曰距前盟十二年用殷同也義見十六年○張氏曰再舉同盟之禮以申假令而一諸侯之心也魯宋陳鄭偕至而衛不來故明年伐衛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稱字與單伯同左氏曰原仲季友之舊杜氏曰陳大夫原氏仲字季友違禮會外大夫葬○康侯胡氏曰公子友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寰內諸侯而來魯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

四百二
正矣是故季子違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葬其後
陳莊子死赴喪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
問焉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哭焉得
而哭諸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
勿哭末流可知矣劉氏曰君不行使乎大夫君行
使乎大夫內之失正也大夫不交諸侯大夫交諸
侯原氏失正也內失正原氏失正季子可以已矣
則是從命也參譏之此說未詳是否

冬杞伯姬來

莘老孫氏曰春秋內女適諸侯者多矣於其歸寧
未嘗曰子某姬來歸寧常事不書也伯姬非莊公
子義不當歸春秋以其歸之非禮故書曰杞伯姬
來也愚謂公與伯姬春會于洮其冬又來踰禮甚
矣而此又為杞伯來朝起文也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莒大夫高氏曰叔姬者伯姬之妹非莊公女
也朴鄉呂氏曰莒慶自為逆也叔姬何以稱字大
夫逆則稱字為君逆則稱女公羊曰此何以書譏
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董子曰大夫無束脩之餽
無諸侯之交越竟逆女紀臯也莘老孫氏曰莒子
為君不能制其臣而使之外交諸侯則不君矣莒
慶莊公莒子皆有臯也

杞伯來朝

濟川何氏曰杞先代子孫也方東樓公始封之時與微子啓無異得用天子禮樂才入春秋已失公爵降而曰侯或稱伯或稱子亦足以知其微弱與桓二年滕稱子同愚謂杞伯不朝王而朝魯已失禮矣況為伯姬之來而來朝夫既不能閑有家而復以身徇之宜其失禮之中又失禮也義又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音卜

杜氏曰城濮衛地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

戰衛人敗績

齊衛稱人者將卑師少也及衛及之也不地於衛也曰衛人及齊人戰者齊人伐衛衛人不服而與齊戰也夫齊桓之盟諸侯定伯業雖非至公然以安中國攘夷狄為名則固可與矣十六年衛既與齊同盟二十七年之盟乃背而去之齊之來伐有辭矣衛能引躬自咎則齊當自退乃不反己遂與齊戰以至敗績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書曰衛人及齊人戰衛臯為大而齊為彼善於此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黃氏曰瑣克之子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左氏曰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之門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愚謂夷狄猾夏天子方伯不能治向非齊桓率諸侯以救之則中國被其毒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此其功也然桓非命伯且不請於王又其所以救鄭者不過仗大義為服諸侯計初無懇惻之誠心正孟子所謂非真有者此其過也春秋書之一以見中國衰微夷狄暴橫二以見敝壞之餘賴有齊桓之舉三以見天子失御方伯失職使諸侯自為禮樂征伐雖粗拯一時之危然王綱之壞至此而極蓋聖人憂世之心樂善之誠並行而不相悖皆惻隱流行之實也○黃氏曰楚與中國爭鄭自此始

冬築郟 公羊穀梁作微

杜氏曰郟魯下邑築公羊曰造邑也莘老孫氏曰春秋書築者七其六皆臺囿也邑者惟一處耳今不謂之城而謂之築言城者城舊邑也言築者築新邑也蓋臺囿無舊新為之者必皆曰築然則築郟者新城而為邑也不曰新無舊也不曰城無所



因也春秋之法興作皆書所以重民力謹天時也先書築郿而下書大無麥禾則公之興作不量力可知矣愚謂又見其違王制也

大無麥禾

大無者竭盡之辭冬書大無麥禾者夏悉無麥秋悉無禾至冬而總記之也莘老孫氏曰此書大無麥禾非常無之也無水旱蟲螟而大無者歲不收也舉魯之國無收者焉服虔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愚謂政事乖繆則天地變常稼穡不成不可委之於數春秋書之所以戒有國者謹救人事燮理陰陽而已又為告糴起文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辰穀梁作臣

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哀伯子外傳曰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盧氏曰一不登而告糴鄰國責魯無儲蓄以擬凶災無恤民憂下之心兵革力役不息以致荒耗又明人君當謹積聚省財用以備凶年也○莘老孫氏曰古之為國必有數歲之備雖甚豐年民食之者不過四鬴也君取之者不過什一也民之食有節君之取有度則為國三年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而餘三年之蓄二十七年而餘九年之蓄湯之旱七年堯之水

九年而天下無飢者其蓄素具也水旱無常又無蓄以備之則是使民恃天而生也安得為民父母哉莊公在位二十八年雖九年之蓄可具也而於其無事奪民之力使不得盡力於耕耨又驅之戰鬪而傷之一年不登告糴於外春秋譏莊公在位之久蓄積無素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

新者徹其舊而一新之也延馬廡名國雖無饑用民必在農隙去年大無麥禾告糴于齊上下困乏可知矣今春正當賑給勸耕惠鮮窮困而奪其力傷其財見莊公之無志於救荒而厲民以畜馬有國家者知所鑒矣○劉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修舊多矣不必書也而延廡南門蓋微耳何故獨書哉又新宮災魯公之廟也災與壞不能不修而經無修之之文雉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吾以此數者參之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不務公室者也

夏鄭人侵許

高氏曰許鄭鄰也諸侯救鄭而許不至故侵之張氏曰許與鄭世讎也然自盟幽之後不與於齊桓之會鄭人侵之或齊之命歟自後許始從中國未詳孰是義見莊十年公侵宋

秋有蜚 扶味切

蜚者臭惡之蟲山海經云蜚如牛白首一目蛭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枯見則有兵疫劉氏曰曰有者所以明其無也公羊曰記異也愚謂此皆人事反常中國正氣衰耗故窮裔絕域惡氣駸駸入焉有國家者致中和則陽淑長而陰慝消矣此與有或同義○劉氏曰鸚鵡不踰濟而蜚非中國之物暫而一至故不可言多而言有麋者中國之所有也有之不足異而多則為異故不可言有而言多螽螟者中國所多也多不足怪而為災則書故不可言多而言災此製言之體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失節歸鄫卒非其所也而魯亦不當卒之又為明年葬叔姬起文

城諸及防

杜氏曰諸防皆魯邑諸城陽諸縣張氏曰密州諸城縣縣又有故防城言及者別二邑也防見隱九年黃氏曰先諸及防也義見隱七年城中丘此則饑歲勞民連城二邑甚矣○高氏曰前年冬築鄆大饑告糴此年新延廩又城諸及防公不恤民而屢興役無君人之心矣愚謂屬辭此事此類是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左氏無師字任氏曰當從公穀

張氏曰成魯地地譜泰山鉅平縣東南愚謂諸侯非王命不得擅興師況輕舉次止而無所用乎夫兵不得已而用之今師出無名不惟干犯王法亦使人心渙散必敗之勢也

秋七月齊人降鄆

音章

杜氏曰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鄆城張氏曰即東平府須城縣常山劉氏曰鄆微弱小國齊肆其強力脅而服之也不書鄆降而曰齊人降鄆者責齊之深也康侯胡氏曰伯者之政以強臨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三王之臯人也○莘老孫氏曰春秋書

降者二降者降服之名也八年邾降于齊師不曰齊師降邾而曰邾降者是時齊魯之師相會圍邾邾不降於魯而自降齊耳今書齊人降鄆非鄆欲降也齊強降之耳呂氏曰管仲所以相其君者功業可見矣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高氏曰叔姬停殯於鄆踰歷九月始克葬孫氏曰媵而卒葬者歸于鄆卒于鄆皆非其所也○獻可杜氏曰叔姬者紀之媵耳紀既滅則當即歸於魯而又從紀季於鄆非禮之甚卒葬固在於紀季矣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義見二十五年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杜氏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蓋魯地義見隱四年遇于清

齊人伐山戎

朴鄉呂氏曰山戎北戎也其稱人以伐何非有大役也木訥趙氏曰山戎去中國遠在舜之營州古孤竹國之地東距遼北距燕康侯胡氏曰桓公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因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以為好武功而不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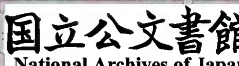
文德者之戒也義又見二十年齊伐戎○高氏曰桓公徒欲耀威武於夷狄以誇示遠近耳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郎見隱九年何氏曰四方而高曰臺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望遠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雖樂不為也愚謂春築則奪農時于郎則非其地從耳目之欲而不恤國事劉氏所謂厲民以自樂者也

夏四月薛伯卒

薛始稱伯見桓二年滕子來朝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三百五十七
築臺于薛

杜氏曰薛魯地義見前○莘老孫氏曰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莊公務一身之娛而勞民如此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孔氏曰獻者自下奉上之辭捷者勝也戰勝而有獲獻其獲無囚而獻其功亦稱捷也左氏曰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莘老孫氏曰齊桓伯者不務德以綏諸侯而專恃兵革遠以伐戎已有過矣又以其伐戎之所得誇示諸侯以自矜大因使之威服焉春秋誅齊桓矜功威魯之臯也張氏曰齊桓恃功而不知禮魯不當納之其臯皆可見矣

秋築臺于秦

杜氏曰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張氏曰案寰宇記范縣屬濮州亭尚存穀梁曰不正罷民三時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張氏曰莊公一歲築三臺政所謂及是時般樂怠教者則治國治家之當務荒廢多矣此所以踰年身死而蕭牆之禍至易世不能定也可不鑒哉義又見前○高氏曰公比年興役今又一歲三時築臺又不

在國中之地遠至于郎于薛于秦非所築而築既為失矣築而又築之抑又甚也管子曰臺榭相望

三百九十一
春秋左傳卷八
者亡國之廡也當是時慶父執政而通乎夫人故
數築臺于遠地以為公遊觀之娛公亦為其所惑
而不自知也
卯宣

冬不雨

公羊曰記異也存耕趙氏曰陰陽和則為雨不雨
氣不和也魯莊勤民力役怨氣之所召也愚謂冬
不雨不害禾稼而亦書者見聖人變理陰陽無所
不至不但為害稼書也蓋致中和則天地自位風
雨以時萬物生育在其中矣○韋老孫氏曰春秋
書不雨者七陰陽不和之異也人物在天地閒皆
仰陰陽以生陰陽不和則物必不遂故春秋之法
一時不雨則書不以為災也異之大者不可不記
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范氏曰小穀魯邑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義
見隱七年城中丘此則饑饉之後屢興工役傷財
害民甚矣○薛氏曰莊公自六年之後大無麥禾
無麥苗螟麋或蜚相繼而有大水者三中君之性
尚當少警而公之侈心日起丹楹刻桷告糴而有
築郿之役次年新廢城諸防去年三築臺今春又
城小穀平歲猶曰不可況薦饑而輕用民力乎愚
謂此皆屬辭比事為後日淫亂弒逆起文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杜氏曰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張氏曰在濟州昌邑縣愚謂伐國先書主兵會盟先書主會主盟以遇禮見仍以爵為首義見隱四年遇于清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公子牙慶父同母弟即僖叔也高氏曰牙卒其子乃公孫茲茲之後則有叔孫得臣叔孫僑如叔孫豹叔孫婁叔孫不敢叔孫州仇皆執魯國之政者是以謹志其卒愚謂此記三桓之始與季友卒同義皆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穀梁曰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愚謂莊公薨于路寢得正矣正則為常事何以書乎為緩葬私諡起文也義又見隱三年宋公卒○趙氏曰莊公正終而嗣禍興分位不明而閨帷不修也故宗嗣素定之兵權散主之閨闈嚴飭之小人女子不尸重任賢良受託鼎足交輔則篡弒之禍曷由而至哉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公羊穀梁作乙未

般莊公子也稱子般者因其卒而名也趙氏曰子般子赤以被弒故不書地與隱同子野正卒亦不地疑經闕之左氏曰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

四十三
張達
之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公子觀之圉人犖自
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
可鞭犖有力焉子般即位次於黨氏共仲使圉人
犖賊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張氏曰莊公主
魯之社稷而君道不立上不能正其母使出入淫
縱配耦不早立是致冢嗣之位不足以自定內失
閑家之道而貽身後之患易曰閑有家傳曰欲治
其國者先齊其家莊公反此使淫亂肆行雖其身
免篡弑之禍而及其二子春秋自夫人孫齊以來
三十年閒備載莊公內治之失而終之以此所以
臯其為風教之本而不免於首惡也

公子慶父如齊

劉氏曰慶父雖殺子般未敢便取其國利閔公之
幼而立焉其如齊直告立君也愚謂亦恐齊之見
討故結納其君臣耳啖氏曰書公子慶父如齊見
臣子之臯也此言弑君之賊臣子不能討之又非
逐之而去明書如齊以見其臯陸氏曰齊為伯主
而不能討又許其來惡可知也○康侯胡氏曰子
般之卒慶父弑也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
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丘而
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
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其垂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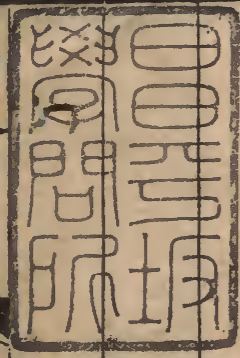
三音九三
之義明且遠矣

狄伐邢

存耕趙氏曰此北狄也邢姬姓周公之胤杜氏曰國在廣平襄國縣張氏曰即邢州龍岡縣莘老孫氏曰春秋之時中國衰戎狄入居中國而侵伐諸侯書之所以見中國之無人而夷狄之盛強也為中國者有臯爾夷狄又何責之哉高氏曰此為齊人救邢而書亦見中國之衰也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貫道王氏曰戎亂曹魯荆病蔡鄭狄禍邢衛三害之始也許氏曰春秋戎先見荆次之狄次之而荆暴於戎狄又暴於荆當惠王世戎狄荆楚交伐中夏使無齊桓攘服定之豈復有中國哉愚謂此聖人所以與其功而議其過也

春秋本義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春秋正義卷八

三十九

張達

春秋正義卷八

春秋正義卷八

春秋正義卷八

春秋正義卷八

[Blank page with significant damage and staining]

